

Annie Proulx

安妮·普鲁作品

〔美〕安妮·普鲁 著

曾 真 译



手风琴罪案

Accordion Crimes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nie Proulx
安妮·普鲁作品

1712.45
1163

手风琴罪案

Accordion Crimes

〔美〕安妮·普鲁 著
曾 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7-6134

E. Annie Proulx
Accordion Crimes

据 Scribner 2003 版译出
Copyright © 1996 by Dead Line,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ead Line, Ltd.
c/o Darhansoff, Verrill, Feldman Literary Agent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手风琴罪案/(美)普鲁著;曾真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安妮·普鲁作品)

ISBN 978-7-02-006983-5

I. 手… II. ①普…②曾…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2231 号

责任编辑:姚翠丽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王景林

手风琴罪案

[美]安妮·普鲁 著
曾真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98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875 插页 2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978-7-02-006983-5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手风琴匠	1
山羊腺体手术	53
蜘蛛咬了我	112
坐着轮椅搭便车	193
别让死人跟你握手	277
倒在重击之下	355
马匹的颜色	432
带着接好的胳膊回家	493
译后记	548

手风琴匠

乐 器

每次目光扫到那台手风琴，恍惚中便有一声劈啪声在他心中炸响，就跟他的眼睛变成了耳朵一样。这台乐器摆在长椅上，涂漆像湿润的树液隐隐闪烁。光线掠过镶螺钿的琴身和十九颗抛光的骨质键钮，在手风琴上映出两块嵌在黑色漆边中的椭圆形小镜面，就像是一双眼睛。它们似乎正在搜寻另一双眼睛，搜寻那来自凶眼^①的恶毒目光，还急切地想以眼还眼。

他用珠宝切割锯把一块黄铜板切成了护栅^②，在上面刻出孔雀和橄榄叶的花纹，还买来了一大堆部件：将风箱折页扣在外壳上的风箱扣和锁眼、黄铜螺丝钉、锌质簧片板、精巧的轮轴、钢质簧片，以及古老的切尔克斯^③胡桃木琴身。剩下的部件却都是他自己打造的：打成圈的V形金属弹簧（它们像眼睛一样躺在琴键下，待乐手的手指松开后又弹回原处）、键钮和那组键钮杆。折痕深刻的十八层风箱、皮质活门和垫圈、切割好的小山羊

① 凶眼，指传说中能通过目视而使人遭殃的视觉能力，原文为意大利文。

② 护栅，手风琴上覆盖在高音活门和机械装置外面的部件，通常印有品牌名称或制造商标记，并镶嵌着装饰品等。

③ 切尔克斯，前苏联的高加索部落，他们生活的地区是手风琴发源地的一部分。

皮风箱的上下折页和键钮罩都出自一只小山羊身上。他割断了那头羊的喉咙,用灰碱、脑浆和动物油脂把羊皮制成了革^①。他呼吸着臭烘烘的粉尘,锯开坚硬耐潮、不易变形的胡桃木,再用砂纸抛光,由此装配出了琴身的木质部分。琴匣粘好后,他又等了六周才进入下一个步骤。他对上好的乐器自有理念,无心去做一些二流的手风琴,并打算以此琴为证去美国^②赚大钱。

他靠音叉和自己的听觉逐个调定第四和第五音阶。不和谐音震得耳朵生疼,但他内心愉悦。乐感让他确信自己在风箱折页的呻吟中听见了悦耳的组合。琴键反应迅速,轻微的劈啪声听起来就像色子在赌徒手中滴溜打转。远远地听来,这台琴的声音像是沙哑的哭泣,令听者想起爱的残忍和种种渴望。接着,音调突然降了下来,变得尖利刺耳;啃啮内心的那颗牙齿似乎已经被疼痛蛀空了。

世界就是一道楼梯

手风琴匠汗毛浓重、身强体壮,英俊的脸上胡子拉碴,有一只耳朵像干巴巴的饼圈。他的虹膜呈琥珀色,年轻时给他招了个“公鸡眼”的花名,让他受了不少罪。二十岁时,他冲撞了自己的铁匠父亲,离开村子去了北边卡斯提尔菲道尔德城^③的手风琴工厂干活。父亲骂了他一顿,父子二人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① 在较早的制革技术中,人们将野兽脑浆、骨髓、油脂等涂于生皮表面,经过揉搓等机械作用进行软化,以防止湿皮腐败或晒干后变硬。灰碱的作用则是脱毛。

② 原文为意大利文。

③ 卡斯提尔菲道尔德城(Castelfidardo),位于意大利中东部,是世界闻名的手风琴制造地区。国际手风琴博物馆即坐落在此。

后来，未婚妻艾尔芭捎信给他，告诉他有机会租下一小块土地，他这才回到了村里。那块地还带一小块巴掌大的葡萄园和一座小屋。他当时与一名有夫之妇纠缠不清，情状危险，正巴不得离开那座城市。他浓密的胡须汗毛总会受到女士们的青睐。在后来的婚姻生活中，妻子总时不时指责他的不忠，其中也有几例确有其事。手风琴、胡须和汗毛就是招蜂引蝶，他能有什么办法？这她也知道——他的音乐天赋深深地吸引了她，还有那如丝般柔滑的皮肤，以及打着卷从衬衫领口露出来的汗毛。

他对寒意很敏感，太阳一躲到云层后他便瑟瑟发抖，而他的妻子总是暖烘烘的，站在她身边就能感到她散发出来的热量，跟烤小火炉没什么两样。她用同样温暖的双手抱孩子、端盘碟、拔鸡毛，还有挤羊奶。

租来的葡萄园里种着卡拉贝丝、黑达沃拉^①和西班牙红葡萄，他们用它来酿一种涩口的无名葡萄酒，勾兑之后再卖给外国人。当地的习惯做法是让发酵的葡萄汁在葡萄皮上停留一周，这种酒涩涩的口感和深紫的色调便是由此而来。这种酒一口喝下去能在口腔和咽喉中灼出一条线，而且跟其他涩口的饮品一样号称具备强身健体的药效。外国买主给的价钱很低，但种植者们也无从抱怨，因为这是他们惟一的现金来源。土地和钱财的缺乏以及人们所受的煎熬在此地营造出了一种坑蒙拐骗、弱肉强食以及朋比为奸的氛围。除此以外，哪还有别的办法来讨生活呢？

除了葡萄园以外，手风琴匠和妻子还租下了五棵老橄榄树和一株种在墙边的无花果树，他们生活的重心就是孩子、山羊、给葡萄藤松土修枝以及卖力搬运成筐的葡萄。夜晚，风呼啸着吹过干燥的葡萄梗，相互摩擦的枝条瑟瑟呻吟，当地的贫困也就

① 卡拉贝丝和黑达沃拉都是原产意大利的红葡萄品种。原文为意大利文。

在风中回响。这块土地的主人住在巴勒莫^①的一所铜屋顶房子里，由于他年复一年地加租，匠人夫妇对这块土地也就越来越不上心了。

手风琴匠的铺子在花园尽头——那是一间曾用来圈养病羊的棚屋，室内面积超不过一张双人床大小。铺子里的货架上摆了几罐油漆、一盒片胶、各种黏合剂和胶料、几片螺钿以及两只小拇指大的带木塞的小瓶，瓶里装着青铜漆。这里还有他的锉刀、刮刀、凿子——其中一把凿子其实是他从地里刨出来的一片燧石——以及圆凿、螺丝钻、模具、舌槽式金属棒扣、钳子、一截截弹簧钢丝、卡钳、尺子、镊子、钻孔机和夹钳；这些工具大多是从卡斯提尔菲道尔德城的那家工厂里偷回来的——不然的话，这些必需品又能从哪来呢？他用一支毫毛疏落的尖头黑貂毛笔来画琴头和键钮上的图案，精心绘制点缀着青铜色荆棘的三重边框条纹。他把乐器都卖给了集镇上的一名商人，对方跟酒商一样，给他的钱干什么也不够使，兴许够喂喜鹊吧。

手风琴匠手艺日益精湛，于是便开始设想另一种生活。那种生活在这片穷乡恶土无法实现，但在某个远方却是很有可能的事情。那个远方在他脑海里萌了芽、生了根：美国^②。他想象着一种生气盎然的崭新生活，想象未来的日子里挂满了钞票，就像挂在浓荫密叶间的一个个梨子。夜里，他轻言细语地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但她回答道：“绝对不行。”

“听着，”他气恼地大吼大叫，惊醒了襁褓中的孩子，“你也知道你哥哥信里都写了些什么。”那个腮帮子鼓鼓囊囊的傻瓜亚历山德罗^③寄过一封信来，信上沾满了红色酱汁和脏兮兮的指

① 巴勒莫，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首府，也是西西里岛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② 原文为意大利文。

③ 亚历山德罗，是“亚历山大”这个名字在意大利文中的形式，也叫“亚历山卓”。

纹；他在信中写道，快来啊，来改变你们的命运，把苦难变成财富和欢乐吧。

“世界就是一道楼梯，”手风琴匠在黑夜中咬着牙说，“有人上也有人下。我们必须往上爬。”他宣布出发日期的时候，她用双手捂住耳朵，不肯答应；到他把那只金属包角的箱子带回家的时候，她又像一匹中了毒的马，扬起下巴、骨碌碌地翻起了眼珠子。

“将军”瘫痪了

手风琴匠的举手投足间流露着潜藏的暴力和反叛，每每引起其他男人的警觉。他左脚挺立、右脚挑衅地弯曲着，脚上的鞋又脏又破。然而，他的性格同外表截然相反，样子看似品行不端、野心勃勃，内心其实不然。他不喜欢解决难题，光指望妻子来理清头绪。平素他也只知道提出夸张的想法和乐观的愿望，打通道路则是她的事情——直到现在为止。

当你午夜梦回、向熟睡的伴侣伸出手时，有多少次摸到的会是一具尸体？这天晚上，手风琴匠的妻子掉了些眼泪、为将至的旅程发了些牢骚，但没有任何、任何迹象表明数小时内，瘫痪会潜进来伏上她的肋骨、把垫子塞进她的关节，让她舌头僵化、脑筋冻结、目光呆滞。手风琴匠的手指抖抖索索地抚上她僵直的身躯、木石般的胳膊和板结的脖子，以为她死了，便点了灯哭喊她的名字，拍打她麻木的肩膀。但她的心还在搏动，压迫着血液在血管中循环流动，她的胸腔于是又颤动起来；他由此认为此次病痛只是临时发作，到天亮就会缓解，却没想到事实并非如此。

几天之后，情况已经十分明显，这次瘫痪是某种霍乱在她身上降下的恶果。看起来，有某个敌人希望她永远也别离开这座

村庄；因为她一直身强体健，从孩提时代起就只会偶尔生点小病，有只眼睛视力不济也是在自己的婚礼晚宴上跳舞时被疾飞而来的一颗杏仁所伤。她从不生恶疾，产后一天就下了床，继续掌管家里的大小事情。她那口浑厚的女低音天生就是用来发号施令的。她父亲打小就管她叫“将军”。这样一个人的确敌手众多。

手风琴匠连纵身跳崖或是跑进荒山野岭也愿意，只要有人告诉他该怎么办就好。最后，他向岳母求援了。

那瘫痪女人的母亲抄起双臂，松弛的黄色皮囊里发出低沉的声音，像个强壮的矮人在说话。“去吧，去干三年。赚些钱回来。我们会照顾她的。男人先一个人去闯还更好些。”说到这里，那双湿润的茶青色眼睛望向了别处。

妻子的老父点点头，对这个建议的合理性表示赞同。他们的长子亚历山德罗两年前就移民去了纽约，给他们寄回了塞满钞票的信，信里描绘了他华丽的衣饰、上流的地位和精美的新浴缸（几年后，亚历山德罗踹了一个在楼梯上吵嚷的孩子一脚，惹火了孩子的波希米亚籍父亲，结果就在这个浴缸里被人家袭击，丢了性命。即便到了那时，老两口还是不肯承认自己家受了诅咒。）。)

手风琴匠的女儿们没法上船前往美国^①，只能抽抽搭搭地被分派给各位姑娘。惟一的男孩希尔瓦诺——是在一个星期天怀上的——十一岁了，这个年纪已经担得起一天的劳作，所以他将与父亲一道上路。女孩们都恶狠狠地盯着他。

在这一连串变故中，另一个饱受折磨的人就是那瘫痪女人的小妹妹。她自己都还是孩子，现在却要负责把稀粥喂进姐姐那僵硬的双唇、将恶臭的衣物从她流汤滴水的身下抽出来、给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她那日渐消瘦又长满褥疮的身子调换各种躺卧的姿势、还要把清水滴进她那双干涸呆滞的眼睛。

乐于助人的青年

在一个星光渐黯的早晨，父子俩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下陡峭的小路出发了。他们走出了那僵直的女人一家人不安的目光，离开了那群心怀憎恨的女孩，将那块标志着村子地界的蜂窝状石头抛在了身后。手风琴匠拎着箱子，把工具和那台手风琴用打结的绳子挽起来扛在背上。儿子希尔瓦诺背着一卷羊皮、一张灰毛毯和一个塞满干酪和面包的帆布包，腰都被压弯了。走了不到七十步，村子便永远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他们走了两天，坐船渡过一条波光粼粼的河，又拖着脚步走到了一个火车站。一路上，做父亲的都是寡言少语，他先是泪眼迷蒙地回想着妻子向来的嘘寒问暖和殷切关怀，而后又按照某条男性格言重新回想这一切。这句谚语有些无情——男人家里最好的冷盘肉就是亡妻。不幸的是，他的妻子只算得上半死不活。男孩跌跌撞撞地一路前行，觉得父亲的沉默伤了他的自尊，于是不再提问。每当走近村落，他便揣上一兜小石块，好用来打恶狗。

此刻的西西里岛就像一个正在往外倾倒玉米碴子的烂麻袋。火车站里挤满了人，他们喊叫着、打着手势、将小提箱和木箱子东扯西拽，从站门口蜂拥向月台。月台上也挤满了送行的亲属，他们同亲人拥抱，紧握住彼此的肩头；看上去，月台就像一块起伏涌动的布料，女人们的头巾叠成三角形，在下颌打结系好，为这片黑色的后背缀上了光鲜的图案。

父子俩上了火车等它开动，毛纺衫里尽是汗水，周围则是嗡嗡叫的苍蝇和拥挤着上上下下的旅客。月台上的人们都快疯

了。女人们哭喊着在空中扬起手臂；男人们捶打着临行的儿子的肩头和胳膊；小孩子号啕大哭，死命拽住亲人往回缩的衣衫，直到把衣料撕裂；婴孩们猛扯着母亲的头发。列车长和职员们大喊着将没票的人往后推。沿车望去，乘客们纷纷从车窗里探出身来，最后一次跟亲人握手、吻手背，离愁别绪坠弯了他们的嘴角。

手风琴匠和儿子坐在车上，默然凝视着这幕场景。火车开动了，月台上的人们眼巴巴地望着一节节车厢从身边滑走，看着亲人的脸庞被无从辨识的陌生面孔所取代，哭喊声响成一片。

一位老人从人群中挤了出来，追着火车奔跑。他枯瘦如柴，穿一身铁锈色的西装，直勾勾地盯着希尔瓦诺。男孩脸庞宽大、眼周松弛，这样的脸型在孩子当中算是鲜见，而他那红红的眼眶又有点像西班牙人或是摩尔人。陌生人因此往往会盯着他看。火车慢慢加速，老人喊了句什么，又反复念叨着往前跑，蜘蛛般的细腿踩过铁轨边坑洼不平的地面。铁轨转了个弯，火车渐去渐远，男孩扭头看见远远落在车尾的老人仍在奔跑，最后才一动不动地趴在机车留下的烟尘之中。

“他刚才说什么？”父亲问。

“他说，叫希尔瓦诺——我还以为他指的是我，但其实是另一个希尔瓦诺——给他寄钱来。他还说，如果没法离开这儿，他就活不了。”

手风琴匠咬牙切齿地在胸前画起了十字。想到有陌生人叫着自己儿子的名字讨钱，他就觉得背心发凉。这时候，坐在他左边的一个健壮青年拽了拽他的袖子。那家伙刚刚上车，其貌不扬，门牙间豁了一块，还是个塌鼻梁。

那人说：“我认识那个人！疯子，疯子！^① 他每天都到月台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上来追着火车吼，求人叫他兄弟给他寄钱，好让他去纽约！疯子！^① 他根本就没兄弟！他兄弟早几百年就死了，在美国^② 被一匹马给踩死了。你们呢，你们这是要去美国吗？”

手风琴匠很乐意听到这个开门见山的提问，向人倾诉的迫切愿望让他来了精神。

“去纽约。本来老婆孩子都要去的，但两个月前，想想看，也就两个月的事情，我老婆就被一种邪恶的病弄呆了，成了块木板，结果只好我和儿子两个人去了。她没死，还活着，就是动不了。我们原本打算去美国^③，开一家小乐器行，兼营乐器维修。我是个手风琴匠，也算个音乐家吧，喏，我会拉上百首曲子，可以在婚礼和圣徒节上演奏。当手风琴匠的人往往都知道该如何展现美妙的琴声。不过，我注定是个专门做手风琴的人，我了解这种乐器，对它有感觉。维修其他乐器我也行——裂了的小提琴、曼陀林、破鼓都没问题。”

他打开琴匣，展示了那台手风琴平滑的漆面和光亮的键钮，拨弄了一段花哨的和弦，又随手按了几个音符来向眼前这个青年证明其上乘的音质。他没有演奏乐曲，因为这与妻子目前的恶劣状况不相宜。照道理说，他应该表现得像个鳏夫。于是他慢慢将琴放回小山羊皮匣里，再用绳子系好。

“真不错！真是一台漂亮的琴啊！我家的同辈里也有拉手风琴的，但他们的琴没这么好。艾米利奥就是其中之一，他去年伤在了一个争风吃醋的男人手里；可那人妒心太重，后来中风死了。你在纽约也许会混得不错的！当然也可能不会。纽约吸引了很多意大利北部的居民，包括自以为了不起的利古里亚人^④，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② 原文为意大利文。

③ 原文为意大利文。

④ 利古里亚，意大利西北部的一个临海大区。原文为意大利文。

满城都是！那儿音乐家很多，手风琴匠也多！桑树街^①上已经开了一家大型乐器行，卖钢琴卷帘^②什么的，还卖图书、留声机、曼陀林和活页乐谱！纽约的冬天冷得吓人，刺骨地冷，还下雪！寒风肆虐，让你想都想不到！西西里人都扎堆住在那儿的老房子里，像稻草捆儿那样！纽约？严寒、喧闹和忙碌就是那儿的一切！我在纽约待过一年！简直受不了！那个疯子的兄弟就是在纽约被一匹马拽进死亡深渊的，极地那么低的气温把马逼得狂性大作！你们应该像我这样——我要去路易斯安那州，去新奥尔良！那里的气候跟奶娃娃的细皮嫩肉一样温和！土壤比瞳仁还黑，肥沃得吓人！在那儿，西西里人什么营生都干！那儿有捕虾和牡蛎的船！机会好得很！也没有你形容的那种乐器行！那地方正急需这么一间铺子！那座城里的人都是乐迷！海湾^③物产丰饶——虾大得让你窝起手也只抓得住两只，牡蛎大如蛋糕甜如蜜，鱼五花八门，还有一种营养丰富的坚果叫美洲山核桃，野地里到处都长的是！运水果的船立时三刻就能给你们活儿干！你们很快就能赚足钱来开乐器行了！想想看！你们下了船，走上码头，要不了两分钟就能找到一份搬运成箱橙子的工作！雇你们的人会说西西里方言，能听懂你们的话！没等在美国^④过第一夜、睡第一觉，你们就赚到钱了，比在西西里岛干一个星期、一个月挣的还多！不过可能有亲戚在纽约等你们，兴许你们还有堂表兄妹和很多亲兄弟，兴许你们有人脉，能帮你们跟桑树街上的那家巨型乐器行争个高下？兴许你们已经有了足够

① 桑树街，纽约曼哈顿小意大利区的中心，街道两侧主要是意大利人经营的商店、餐馆和咖啡厅。

② 钢琴卷帘，利用穿孔在纸质卷轴上记录音乐的一种音乐储存设备。

③ 海湾，此处指墨西哥湾。密西西比河流经路易斯安那州，穿过新奥尔良汇入墨西哥湾。

④ 原文为意大利文。

的本钱，能马上开自己的乐器行了？”他点燃一支雪茄，还递了一支给手风琴匠，后者接了过来，连声道谢。

不，不，我们在那儿无亲无故，他这么说，否认了那个讨厌舅子亚历山德罗的存在。他不想看见那个一脸尘秽、还反对基督的家伙。反正那也不是他的血亲。没有，他这么对年轻人说；他还说，自己的儿子没什么音乐天赋，但长得结实、数学也不错，无论是跟船还是开乐器行，他都帮得上忙。说到这里，手风琴匠欠了欠身，问道，能不能再讲讲关于卢伊吉安那州桑奥尔仑^①的事？那儿的居民是不是真的喜欢音乐？芬芳的烟雾在他们头上聚成了一朵云。

没经验的傻子，年轻人心想，千千万万个想去美国的傻子之一。他没把自己算进去。

火车沿着通向大海的漫长斜坡一路颠簸，开往地势偏低的巴勒莫。年轻人自娱自乐地吹嘘着路易斯安那州的趣事，杜撰出一帮音乐家。由于乐器缺乏适当的修缮，那些音乐家只能用一些破烂玩意儿来演奏；而由于没有手风琴伴奏，他们只好演唱阿卡贝拉^②。到后来，手风琴匠都不知道自己当初为什么要选择纽约的严寒和拥挤的租屋，选择夸夸其谈的亚历山德罗居住的那个纽约了——在这世上的所有人当中，只有那家伙还在持之以恒地叫他“公鸡眼”——而在另一座城市，却有一群几近绝望的音乐家在对他殷殷期盼。在桑奥尔仑，他什么行当都能干：他可以卸香蕉、用柠檬玩抛接杂耍、刮猫皮，把每个斯库多^③——每分钱——都攒起来。他的衣兜里揣上了一家寄宿

① 即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所谓的“卢伊吉安那州桑奥尔仑”是手风琴匠用意大利口音念出来的效果。

② 阿卡贝拉(a capella)，中世纪时期发展起来的古典音乐的一种，指无乐器伴奏的人声清唱。原文为意大利文。

③ 原文为意大利文。

公寓的名字和一张年轻人在火车上画的地图。那小伙子已经搭上了一艘速度更快的船——从巴勒莫出发前往美国的船只可真多。年轻人信誓旦旦地说他会在桑奥尔仑接他们的船，帮他们找到路。地图只是为防他们万一错过而已。

就这样，手风琴匠转而踏上了一条死亡之路。

美洲短吻鳄之乡

在巴勒莫，他迟疑了。去往新奥尔良的长途船费要比去纽约高得多。他原本打算把瘫痪的妻子还有女儿们省下的那一小笔船费攒下来，好为开乐器行先垫个底。不过，他还是买了两张去新奥尔良的票，每张四十美金，因为他采取了跟旁人一样的方式来经营人生——那就是拿未来打赌。

巴勒莫码头挤满了移民。手风琴匠和希尔瓦诺分开站着，箱子躺在他两脚之间，手风琴歇在他的背上。此刻，他眼前浮现出了这样一幕场景：自己坐在粉刷一新的店铺里查看手风琴订单，工具就摆在面前的桌上。这一幕的背景里有个身形模糊的女人，也许是恢复了行动能力的瘫痪女人，又或者是个肤如凝脂的美国女人^①。

希尔瓦诺很厌恶码头上的混乱场面，那情形就像有一把巨型抹刀从意大利的领土上刮了过去，将这些人跟脆皮一样堆在了这个油腻腻的海湾边缘。蠕动起伏的人群比火车站多上千倍。到处都是人，有的站着，有的弓着腰；一个裹着脏毯子的男人在石堆间打盹儿，头靠在手提箱上，手里松垮垮地握着一把刀；孩子们哭闹不止；女人们叠起黑黢黢的衣服、焦急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地把破烂的箱子重新捆扎好；男人们坐在一筐筐行李上啃面包头；老妪们身着黑衣、头巾扎在咄咄逼人的下巴上；男孩们兴奋地狂奔，衣角飞扬。希尔瓦诺没有掺和进去，就那么冷眼旁观。

吵嚷的人群接连不断地沿着踏板走上船，慢吞吞地拽着包裹、旅行箱、小包袱和望远镜帆布袋。队列里的人蹒跚前行到甲板上的一张桌子跟前，一名麻子船员把每八人分成一组，完全无视家人的离散和陌生人的聚合。随后，他将一张编号的票交给每组中个子最高的男人，这张票就表明了组员们在食堂里的就座方位。在接下来几千英里的水路上，无论熟识与否，这八个人都被这张票捆在了一起。手风琴匠所在的那组人里有个面如半月、脾气暴躁的老太太，还带着两个吵嚷不休的侄儿。

手风琴匠和希尔瓦诺走下三层船板，来到男人们的生活区，一排排长长的卧铺就跟库房里的木头货架没什么两样。他们的铺位在最上面一层，那个狭长条就是他们睡觉和放所有行李的地方。所谓的行李不外乎一口箱子、一台手风琴、一块羊皮卷和一床灰毯子。油灯投下了昏暗的光，黑影摇曳，像悬在半空的人；摇曳的光线令人焦灼不安、心生疑窦，禁不住疑神疑鬼。他们曾在巴勒莫见识过电灯的光线是多么地稳定安神。

（煤油、底舱、金属以及船舶漆的气味加上焦虑的男人、脏衣服和人体油脂的臭味，同海水的咸味混为一体，侵蚀着希尔瓦诺的感官。这种恶臭与他后来在得克萨斯虾船上嗅到的气味相类，无论如何都遮盖不了，就连新世纪最初几十年里他在密西西比河上当水手时闻到的原煤气和原油味都无法抹掉这种气味。有一段时间，他还在油库当过消防队员，将铁弹打进燃烧的储油罐，再趁它爆炸前把原油释放到周围的沟槽里。跟着，他又去了